

月齋文集

序

道光間有以文學名都下者曰李定張石州先生其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於經通孔氏微言大義精訓詁篆籀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議論穿穴今昔鎔冶四庫百氏飈舉泉涌座客牽擣舌不得語海內名儒咸想望風采躡屣納刺載酒問奇者幾無虛日顧石州不自撓屈有以所著書或詩古文辭進者無問其人位望有不可於意卽指疵類口齟齬辨折角陷堅不遺餘力以是慕名而來者或稍稍引去然其於學深博無涯岸遇奇士雖素出己下輒折節推之旌德呂文節侍郎嘗言爲文不經石州訶

斥訂正未可示人晉江陳頌南給事直聲震天下獨俯首
石州日令斯人著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語云不知其
人視其友石州之沒知與不知皆爲嘆惜豈無自而然哉
余於石州同鄉姻戚也交最深且忝一日之長故知石州
事最詳石州少孤依母黨莫寶齋先生居卽喜觀儒先學
案諸書言之甚悉及長程春海司農許其得漢學淵源旣
而司農見其所爲文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蓋其學不專
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詣涉厯世故益講求經世之學於
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尤所究心然性剛負氣鋒穎逼
人世方貴圓孰輒美欲矯之以厲俗或微諷之不恤也旣

以優行貢成均待銓知縣歲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
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漚監者怒命
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
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撫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
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讞曰其枉然竟坐擯斥不復得應
試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著書益肆力於古阮文達公
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試用微
管斥終身不振年不及下壽子又天其遇極古今之窮誠
可哀已說者多以石州比柳子厚其因擯斥而研精文學
則同然石州使氣忤時貴乃君子之過轉不獲如子厚之

出守遠郡得稍試於治民其所遇不更酷哉子厚身後得
裴觀察爲營歸葬之資文集則編於劉賓客其得大著於
世則以昌黎韓子實表章之也今石州之歸葬亦賴同人
襄助其遺稿則屬之何子貞太史及何願船比部願船旣
撰石州墓志復爲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
書成帙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肅子
迪昆季哀輯繕寫諸君子綴緝之勤誠不減劉賓客之高
義其表章之力抑豈出昌黎下哉石州於余兼直諒多聞
之益其沒也余方奉使甘肅不及見心常歉然以刊布遺
書爲己任而時勢艱難友朋聚散久之未就今距石州之

沒已十閱寒暑幸賴諸賢克篤風義相與有成而余亦遂
得醵金付梓以踐宿諾謂非衰年之一快也歟然迴憶與
石州銜杯酒論古今析疑辨難聲情如昨又不覺淚漣然
下也地形游牧二書余旣序之其文詩集先刊就復爲縷
述其生平以質世之知石州者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八月
壽陽祁雋藻序

序

平定張石州先生博學君子也旅食京華二十餘載生平沈酣典籍攝英摘華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迴絕流輩又工於艸隸每書所作世人識與不識皆爭寶藏之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著書曰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者皆未削藁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著甚多強半塗乙叢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編修旋以艱歸歲壬子復出卽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將出都攜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肅子迪昆

序

仲嗣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肅昆仲已取
殘帙斷紙排比彙謄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
四卷乞余序之余惟先生篤志儒先淹貫四部當世名流
咸相傾挹曩者旌德呂文節公推先生爲直諒多聞之友
且爲余言石州掣經似賈長頭攷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
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
瑰偉則似蕭穎士徐仲車此非阿其所好蓋天下之公言
也或疑先生年未逾五十詩文非出己意別擇慮其中或
有未定之稿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之作今裒而刻之
恐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余曰先生著述宏富身後散佚頗

多謂不足盡其長似也而疑此集之不必刊行則非也夫
昔之文人若曹子建謝康樂柳子厚蘇子美輩年皆不及
中壽而詩文卓然名家千古不朽其爲壽也大矣集之名
始於東漢而盛於齊梁今所傳屈宋馬班諸集皆後人纂
成不必其手自編次奚獨疑於先生之集哉且先生一介
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挖前賢自任其於師友著述表章
尤不遺餘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
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騶樓稿藏篋中及其人殂謝後悉
爲謀諸有力者校葉傳世又程春海侍郎爲生平知己莫
寶齋司農爲婚姻尊行二公勝流顯宦賓客盈門而身沒

以後詩文奏議零落殆盡先生百計搜羅付之剞劂其篤
於風義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掎摭成編而又
得壽陽祁相國爲之醵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
生平坎壈之志矣豈非特具識鑒取友必端報施之理良
非偶然哉至其地形志游牧記二書余爲補綴繕錄別有
記敘茲不復贅云光澤何秋濤謹序

序

昔人嘗謂才人文士少達而多窮理誠有之然或窮於祿位而達於名稱或窮於生前而達於沒後一得一失孰與孰奪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使才人文士而豫知其不達將必斂手投筆莫敢有作抑使碌碌無奇享庸人之福者豫知身後之名必不能與才人文士爭烈也又且將媿惡歆羨焉然而趨於彼者旣役役而莫知自返而博學好修之士亦必使精神才力悉敝於殘編斷簡之中至於困厄摧折而終不自悔其性然與其造物者有所斟酌損益於其閒而使之各不自覺與竊於先師身齋居士有深慨焉

師少負不羈之才兀岸豪縱有不可一世之概稍長博覽多識益鬱其英氣發爲文章望之者咸料其將決巍科登臺閣也顧乃偃蹇淪落旅食有年卒且遭誣謗被屈抑一蹶而不能復起噫亦可謂窮矣而師之學與識乃因以益進旣已息意仕宦閉戶讀書百家之學無不洞其原委尤長於輿地小學異域山川瞭若指掌諸經說同異有問難者應荅如流文字之交徧海內詩酒之會冠京師世之所謂窮達者固已漠然置之天不降年年四十餘嗣續未立遽抱瘵疾不起凡平日所著書多未竟業倉卒閒諸友人取殘稿數十表存以待梓餘並不可復檢悲夫何其窮之

至於斯乎師旣歿所著書稿輾轉歸於子貞世丈及願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襍稿始歸余兄弟餘悉爲願船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貞丈再入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與緇芸世丈議始有刊行之志因商之壽陽相國遂醵金鳩工又越四月願船先生由閩北上攜師所撰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屬並殘稿數種浮舟於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時貞丈尙未去方圖覓舟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歡慰以爲殆從天而降也游牧記末四卷尙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後未得艸稿皆賴願船先生編校綴緝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師之精

心卓詣未墜於地後學之士得有所尋繹沾丐焉嗇於位而豐於名屈於前而伸於後固曰事之適然要亦理之不爽也師初於吾舅氏處識敬兄弟數面後卽許列爲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請業質疑昕夕無閒偶妄有所作輒蒙過許以爲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卽子迪之日用瑣屑一衣一飯之閒亦皆體念周至不啻子弟噫追憶吾師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盡力者僅此讐校編訂之勤不自禁其感媿涕零也尙何言哉師旣久不得志以姻戚鄉里特蒙壽陽相國提挈周贍情誼甚篤丁未戊申以後親舊之士如程春海侍郎俞理初孝

廉沈子惇先生徐星伯太守並已前逝陳頌南侍御蘇廣
堂給諫趙伯厚贊善許印林廣文又先後出都所與比鄰
款洽者惟子貞世丈而深敬服細丈之爲人其推許樸學
則願船先生爲最今師歿將十年而畢生精力所注卒賴
此數君以傳於世豈師之生前固已逆料及此邪抑亦氣
誼之相投有不期而自合者也詩文集刊旣竣遊牧記地
形志亦可於數月畢事敬旣喜於觀成且感諸君之厚誼
以子迪前序於刊刻緣起有未及詳也復爲識之至於師
沒世之後爲達爲窮不敢定論留以待後學之自辨云咸
豐八年戊午季春五日上巳門人吳履敬赴慈仁寺月齋

祠堂公祭歸謹識

丁

月齋文集目錄

受業青陽吳履敬
式訓編次

卷一 經說 附襍攷二篇

爻法之謂坤解

舜典王肅注攷

二十二入解

昆侖虛異同攷

允征序義

淇奧正義糾謬

隰則有泮解

目錄

青衿城闕解

正月瞻烏義

淮有三洲攷

上帝甚蹈義荅趙伯厚

翦商解

釋媒氏文爭義

瓦屋攷

簞勤解

戍卽古稱字說

棧字說

沾沁疑義

附

陽冰說荅祁叔穎尙書

附

卷二 論

附書後一篇

紀事 頌 贊 銘 書序

楚論

海璽善後宜重守令論

弗夷賈易章程書後

俄羅斯事補輯

資敬延祺頌

并序

潛止像贊

宋紫端研銘

太平有象研銘

方牧夫先生壽序

許肅齋先生壽序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卷三 書

序

附書後一篇卷中續得稿補刻者共文四篇故不復屢入他卷

題詞

復謝阮芸臺相國書

與邢叔穎樞密書

與陳頌南先生書

復徐松龕中丞書

與徐仲升制軍書

與直隸某方伯書

西域釋地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使黔艸序

漢石例序

落驢樓文稿序

癸巳存稿序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重刻吳才老韻補緣起

書蒙古源流後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蒙古游牧記自序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鏡鏡聆癡題詞

元朝祕史譯文鈔本題詞

亭林年譜題詞

潛邱年譜題詞

卷四 跋

附記一篇

沈果堂鈔尙書古文疏證五本跋

書吳侍御奏稿後

少谷山人尺牘跋

廣洗心詩跋

黃忠端與喬柘田尺牘跋

跋富川令秦公徇忠遺筆

漁洋艸稿跋

黃孝子萬里尋親圖記

號季子白盤文跋

竟甯雁足鐙銘跋

鄒君開通褰余道題字跋

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延熹封龍山碑跋

青主先生手評曹全碑跋

舊拓孔褒碑釋文并跋

魏張黑女墓志跋尾

北齊李清報德像碑跋

舊拓醴泉銘跋

明拓李思訓碑跋

宋揭張史尙書省郎官石記跋

宋拓柳誠懸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跋

卷五 碑銘 墓志銘 傳 行述

齊勇毅公神道碑銘

并序

栗恭勤公墓志銘

祁恭恪公墓志銘

外舅趙君墓志銘

揀選知縣李君墓志銘

高要蘇封君家傳

齊勇毅公家傳

顯考曉汴府君暨顯妣王宜人李宜人行述

先兄補庵府君行述

卷六 祭文 哀詞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公祭栗恭勤公文

公祭祁恭恪公文

公祭蘇封翁文

祭任太素先生文

祭伯兄文

祭三兄文

靜濤張君哀詞

卷七 事略

會稽莫公事略

卷八

事輯

附碑銘一篇墓志銘一篇

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輯

曉汧張君碑銘

并序

任質淳撰原附

補庵張君墓志銘

李日茂撰原附

補遺序一篇刻竣後始得此稿故附入三卷之末

會篇箋釋序

肩齋文集卷一

平定張穆

經說

附彙考二篇

爻法之謂坤解

效法之謂坤正義以前本效法皆作爻法釋文出爻法注云蜀才作效蜀才世傳爲王弼後人馬融不改字而訓效爲放聲放義同效是王學所從出韓康伯注效坤之法其義與蜀才同則申明王學耳案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效字自是爻字確詁然以效詁爻則可以效改爻則不可知者易卦之象乾盡之易象之變坤盡之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爻

虞陸本

三百八十四爻立而乾坤之蘊盡焉易蘊不

外乾坤乾坤之用妙於坎離坎離成既濟定易無餘事矣是故爻法之謂坤者所謂兩地而倚數也周流六虛八卦成列所謂爻法也下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申言成象之謂乾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申言爻法之謂坤也改爻爲效其義淺陋繫辭之本指不如是矣

舜典王肅注攷

舜典傳王肅注也今以陸氏釋文攷之亦不盡合按釋文

上帝王云天也今傳云遂以攝告天及五帝則是以上爲
天以帝爲五帝與王不同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
以享也今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禋輯五瑞王訓合馬訓斂
今傳亦訓斂同律度王云律六律也馬云法也今傳云法
制則是多取馬訓藝祖傳云藝文也馬王云禰也則皆不
合教胄子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
弟今傳云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
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則是禘絜二義以成文
又稟飫下釋文云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
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按此四字
陸氏校文

今本亦無此六字案陸

氏序錄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以
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
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以
續孔氏又臧氏琳云姚方興僞造孔傳齊朝未嘗行用至
隨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書協于帝下
又撰潛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及
孔傳然則今本之仍題孔氏傳者乃劉炫所改其注雖仍
取王肅然一亂於范甯再亂於姚方興三亂於劉炫故襍
糅不一而亦非王肅之舊也

二十二人解

舜咨二十有二人鄭康成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及
圻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
命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敕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
十二人謹案康成數圻圻伯與諸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既
嫌輕重失倫且圻圻當爲二人而康成誤合爲一知皆非
也馬融數稷契皋陶兼數四岳於情事合矣但未分析著
之則九官十二牧四岳合之得二十五人浮於所咨者三
人抑又何也蓋嘗反復攷之而知禹稷等九人中當有兼
四岳者三人其四岳一人蓋彭祖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堯

舉舜彭祖而任之史記五帝本紀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
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舜命九人而
不及彭祖則彭祖惟爲四岳不兼他官可知矣國語共之
從孫四岳佐禹祚四岳國分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則伯夷者堯時爲四岳舜命爲秩宗仍兼岳也鄭以崇伯
鯀爲堯時八伯禹嗣崇伯周書亦稱崇禹其宅百揆而仍
兼岳如周公爲太宰仍分陝也大傳紀孔子曰昔者舜左
禹右皋陶則皋陶爲右相仍兼岳也

昆侖虛異同攷

古今之說昆侖者五于闐也肅州也大荒也青海也西藏

岡底斯也于闐之說肇自漢武史記大宛列傳曰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按鹽澤卽漢書所云蒲昌海山海經所云泐澤于寘東流之水爲今塔里木河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卜淖爾卽鹽澤也水旣入淖爾潛行地下又東南千五百餘里至青海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騫所謂河源也武帝按古圖書名于寘山曰昆侖其山蜿蜒磅礴直抵衛藏古圖書

之言本無差謬特不可遂以于寘山爲昆侖耳或者以昆
侖出玉意惟于寘足以當之原武帝初意不過因騫言河
源地多玉石故發使探玉產何地以決河源所在非以有
玉無玉斷其是昆侖非昆侖也且此論初自張騫非古圖
書所有爾雅中下二篇多後人增益見張揖廣雅序九府章曰西
北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此產玉之說始見
於傳記者也淮南子因之采其文入墜形訓晉代僞允征
因之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并羈其辭於古經而昆侖產
玉之說深入人心矣戰國策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
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然則趙亦有出玉之昆山在其境內但

非枚氏所及知耳

夫山經所志有玉之山所在皆是何獨昆侖則據此以定昆侖者非也漢書地理志燉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弱水昆侖山祠此肅州昆侖之說也按志所謂祠蓋如今嶽廟曰障障隔也山之小者初不以當河出之山東漢延光中燉煌太守張璠上書請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擊呼延王李賢卽引前志之昆侖障證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肅州卽小昆侖非河源出者皆不迷謬而畢氏沅郝氏懿行用以說山海經之昆侖夫山經方位錯互至不足據乃引班志證成之是以不狂爲狂也且經明云河水出焉如畢郝所

說則是昆侖反居積石上游西北千餘里矣況肅州亦安有熊熊魄魄方八百里高萬仞如是大山也哉後魏昭成帝時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

按岌此論本康成書注

夫體之

云者由本而枝由枝而幹脈絡通貫之謂也如太行八陁隨地異名均謂之太行云爾今攷岡底斯脈分三支一支直東趨爲張騫所稱南山一支過和闐西北趨環二千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天山互回亘北至巴里坤而止以其與昆侖同體故卽假昆侖之名名酒泉南山特用以證禹貢則舛知者酒泉郡乃漢武所置若昆侖主山實在

此郡豈有舍其域中別指于寘者哉則所謂昆侖在肅州者不足辨也漢書律厯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水經注引外國圖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昆侖之虛此大荒昆侖之說也按張華博物志曰張騫度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昆侖殆卽班酈之所謂昆侖矣然曰小昆侖別乎大昆侖而言也華雖未實指大昆侖之方要亦不以此當河出之山爾雅曰三成爲昆侖邱善長曰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海外尤多大山名曰昆侖何不可者而脈水尋原自有主名後人求其山不得乃推而遠之太荒之外此又不足深辨者也

萬季野胡

東樵引大荒經水經證爲海外之
昆侖河源紀略已詳辨之茲不及
杜君卿云吐蕃自云昆
侖山在其國中西南河之所出也
夫唐代吐蕃之境北際
松涼南及嶺茂地方萬有餘里
彼謂昆侖在其國西南原
非妄語而君卿據之以說昆侖
則誤何者君卿所據者命
使往來之吐谷渾也是卽劉元鼎
紫山之說耳唐書吐蕃
傳曰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
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
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
昆侖者也彼曰悶
磨黎山按洪濟梁在今河州之西北
唐積石軍地也紫山
今庫爾坤山巴顏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爾布哈山三山並峙總名庫爾坤山
元鼎特窮
極青海之境而止元人近指大雪山爲
昆侖則更在紫山

東南千餘里矣

大雪山番名亦耳麻不莫喇今名阿木察瑪勒占木遜實大禹導河之積石山也

夫以昆侖爲在吐蕃蓋自古及唐始有地名可稽惜又爲

元鼎諸人所誑異說滋繁

戴氏震水地記亦仍此誤然張騫稱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河源出焉今羅布淖爾之水實溢出於青海

之境河旣更有上原則昆侖必不在青海明甚而齊氏水

道提綱顧依違其辭是不達也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

括地

志通典通攷通志皆從此轉引

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

甚大焉卽昆侖山也阿耨達山卽今西藏之岡底斯山在

綏藏達克喇城東北三百餘里直青海西南五千五百餘

里其山四支北出者曰僧格喀巴布山與和闐之尼莽依

山南北聯岡尼莽依水經注所謂仇摩置也黃河初源實出於此綜而論之漢武名于真山爲昆侖已確知昆侖之在西南吐蕃自言昆侖在其國西南已確知昆侖在今衛藏而藏地自古不隸版圖漢唐命使無至其域者故沈靈湮鬱以至今耳康熙間龔定西藏

聖祖仁皇帝諭謂岡底斯爲眾山水之根於是地志家轉相鉤攷昆侖真山始軒露於世太史公譏張騫等烏覩所謂昆侖洵哉其未之覩也

詳見徐氏西域水道記

或曰古稱昆侖皆

主西北故溝洫志載齊人延年之言曰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云云今岡底斯遠

在西南得無與古說戾歟曰禹貢敘昆侖而不言爲河所
自出禹本紀言河出昆侖而不詳其山在何方延年上書
在漢武末年大約爲西北之說者皆旣窮河源之後之論
也

爾雅山海經淮南子說文解字水經

彼見武帝指于真山爲昆侖于真在

西域南西域在中國西北故紛紛云爾也然古說昆侖在
西南者其徵亦有二一徵之史記封禪書書曰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
蓋通水圜宮牆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
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陸賈稱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
起宮室於其上夫惟實至昆侖圭方定位故明堂西南之

門命曰昆侖也黃帝正名百物必不誣矣一徵之穆天子

傳傳曰

傳中地里爲妄人所亂故詳說之

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謂河宗氏河宗柏天逆天子

燕然之山癸丑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陽紆者周禮職方氏冀州

藪曰陽紆蓋在今山陝之交而地頗近北或據爾雅郭注謂在右扶風汧縣及淮南高注謂地近華陰在今陝州閿鄉縣者非也何以明之以下文河宗及燕然之山揆之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河宗在龍門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唐嵐州今嵐縣地唐勝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南流處也燕然之山卽班固爲竇憲刻石勒功之山寰宇記曰在振武軍金河縣近磧金河故城在今歸化城南水經注於傳文前後惜不加察何水開端卽引此傳以證河水所出之陽紆陵門山而斥高注之非僂矣且卽其所引淮南子禹治洪水具禱陽紆之文證之具禱乃治水之始事禹治水始冀州書曰旣載壺口壺口龍門上口在今吉州西南陽紆龍門界殆毗連故周禮以爲冀州藪也蓋循

河而北出塞及大漠之磧矣己未大朝於黃之山柏夭乃
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西濟河爰有溫谷
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用申八駿之乘以飲於枝詩
之中積石之南河乙丑上距己未七日濟河越河關而南

也黃山山海經郭注曰始平槐里縣有黃山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也溫谷樂都疑卽西羌傳之大小榆谷枝詩之中疑卽唐書所謂黃河九曲之地楊矩奏請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也地在今西甯府西南塞外則由今

西安出河州渡河而西南征矣丁巳西南升文缺之所主居

或引此傳證于真昆侖之說於此句刊去南字省改其文曰西行遂宿昆侖之阿大謬戊午遂宿於

昆侖之阿赤水之陽辛酉升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
封豐隆之葬計自乙丑濟河至戊午始宿昆侖之阿凡五

十四日此五十四日之中高策八駿日行百里已不下五

千餘里

略以由興平至積石南河七日程準之

或者穆王當日真至今之衛

藏故水經注於引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大山下復引此傳

證之曰卽阿耨達宮也要之積石已在西南更由積石而

西南行

傳又曰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邱

則傳所謂昆侖者必

非肅州青海和闐亦無緣遂抵大荒之外章章矣胡東樵

疑昆侖有二一在西南爲黃河之所出一在西北爲弱水

之所環不知弱水之所環者卽班志所稱昆侖障昆侖山

祠馬岌所稱酒泉南山也二而一者也又按禹貢以昆侖

與析支渠搜竝舉古析支地在今青海和碩特前頭旗南

左翼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及察漢諾們罕喇嘛游牧處
渠搜在今蘭州北長城外河套地準以禹貢涼州之域渠
搜在涼州西北析支在涼州西南昆侖又在析支西南在
禹貢統爲西戎矣則康成謂禹貢昆侖非河所出者又非
也夫使禹時昆侖之名已多岐互豈應於河源大山反昧
標識哉

允征序義

夏本紀帝中康時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書序同案羲和世掌天官分布其官屬子姓於四方以實
測治厯敬授民時廢時亂日蓋置閏僭忒寒暑易序及日

辰星紀乖離紊次之流其人本屬王官隸在京師營於酒德不共厥職黜退之可也誅殛之可也涵淫非叛逆之比何至以師臨之且義氏和氏自堯舜以來未嘗命爲侯伯享有國土今往征之將極之何所反復推之兩征字蓋本只作正允往正之者往嵎鐵南交柳谷幽都之地更事推筴辨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厯之失理而董之爲授時出政本也而允征之書亦卽小正之倫與堯典相爲表裏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十八字或真卽出於允正繹下文師曠曰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語意則正月孟春不止此

一條可知其篇例亦分月紀事如小正可知然則允正乃夏之大正歟漢儒旣以無師說亾其篇僞孔習爲誓誥之詞改正爲征以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爲理所必無也書序史記諸征字皆後人從僞孔改之裴駰集解卽引安國傳爲說可證也

孔沖遠堯典正義謂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郭璞注爾雅釋詁釗見也引逸書曰釗我周王釗昭音同蓋卽此文更以孟子論湯武事證之知康成斥爲允征必是誤記蓋周王之周可以比傳於忠信爲周之義而大邑周之稱則非岐周莫屬旣大邑周爲岐周則周

王必非夏王甚明故趙邠卿直斷東征爲道周武王伐紂
時事而許君說文亡部匪字下引實元黃于匪亦明箸曰
逸周書也趙許皆與康成同時其說符於孟子學者所當
取信矣

淇奧正義糾謬

太史公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史公讀書之法亦
千古讀書之法也乃如衛康叔世家史公誤取襍書載周
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
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
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是說

也但折衷於柏舟之詩而其妄立破

此爲作正義者言之史公時毛傳未出也

何者古者子事父母總拂髦親沒則不髦故旣夕禮云旣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今此詩兩言髦彼兩髦則共伯卒於釐侯之前甚明正義曰武公立五十五年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是已明知世家之說與小序蚤死之義不符舍史記而從小序可也乃曲爲之說曰謂蚤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又曰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嘗怪其作繭自縛執而不通乖折衷六藝之義

殿本毛詩注疏考證臣光
型按武公立於宣王十六

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立之年已四十餘
歲矣共伯爲武公兄旣云早死則其死之年僖侯猶在故
猶著兩髦非旣葬去髦後追本而及後讀淇奧正義乃悟
言也孔疏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
孔氏諸人曲護衛世家之說凡以媚其時君也按詩序淇
奧美武公之德也正義曰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
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
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是分
明有建成元吉之獄在其胸中求之古書適有此誣罔之
史與之相應因不惜曲筆深文以遂其非聖逢君之惡不
然逆取順守之意豈宜加諸淇奧之詩齊桓晉文之事豈
可以例武公之聖哉尤異者岷之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是言也與篡立之事
初無干涉而正義無端扯入曰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
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隱欲前雪其
君之惡詎有是言乎真所謂欲蓋彌彰也觀此而淇與正
義之專爲太宗而發益信曲學阿世禍流宗社作此疏者
可謂無忌憚之極矣是用昌言排之

隰則有泮解

岷首章曰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末章曰淇則有岸隰則有

泮

箋泮讀
爲畔

按此詩首末皆指淇水發興頓邱旣屬地名不

應末章獨取阪下溼之隰以立言而茫無所斥淇水出河

丙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黎陽今濬縣地頓邱在淇水南
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漢頓邱縣地也竊意隰
當作濕濕古濕字大河之支流禹斲二渠濕其一水出東
郡東武陽武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朝城縣東南縣名武陽
者水經注云濕水戴延之謂之武水水北曰陽故名頓邱
在淇南濕在淇北南北相望百數十里遙耳尋此詩致誤
之由緣後人改濕爲濕而以濕爲燥溼字溼則有泮嫌於
不詞轉改作隰春秋襄公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變穀梁作濕亦緣變與隰音同穀梁本作隰
後譌從水讀如溼知不知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公羊其爲
濕之本音其失久矣廣衍之區則一隰則有泮於義荒矣故知隰爲濕之譌也

祁叔穎侍郎曰詩例以山與隰對舉如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之類皆是未有以水與隰相對成文者此證甚明

青衿城闕解

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夫學校廢則士荒於嬉事有固然然何爲必在城闕也按說文闕門觀也戟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戟以其繫乎城而言則曰戟繫乎城上之臺觀而言則曰闕義蓋相因公羊定十二年何休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然則城闕乃鄭國宮城之闕耳知者環郭之城四面皆有門不得僅闕南方一面也惟何休強爲天子諸侯分

別其制則大不然諸侯之城既闕其南面矣豈有天子反

實周四面不留一門以通出入乎故宮城闕其南面天子

諸侯制從同同

秋官朝士注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

其有關於

學校何也禮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下文養庶老

于下庠左學養國老于東序東膠鄭注曰下庠左學小學

也在國中王宮之西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公宮王宮皆指宮城而言以故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得皆就學於此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

左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

學校廢而士

無常業惟見挑達往來於城闕而已然此猶初廢未全廢

之時也故詩人思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浸假秉簡贈
藥在城闕者且游行於溱洧之上而鄭之學校乃真廢矣
難曰是則信矣傳云乘城而見闕箋云但好登高以候望
爲樂何也曰爾雅釋宮觀謂之闕觀有臺謂之觀臺分至
啟閉太史登以眡雲物祲祥者也以其距學近而往來便
故廢學之人得時乘城而候望焉正義不達古制乃曰闕
是人君宮門非城所有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析一
事而二之語殊不瞭是於毛鄭之義尙未會通也

正月瞻烏義

小雅節南山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昊天不自出政教

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斯
誼也乃兩京大儒相授之微言正義謂圖書者卽中候說
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王肅難鄭劫之曰禮人
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
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康成弟子
也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風喻
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
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
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
授命此文陳下民疾苦之言曲以感悟此正與祖伊諫同

皆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穆案伯輿之論讜矣然古人立言類稱天命以警戒人君所謂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著於詩書者其文蓋不一而足而正月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二語尤深切著明惜傳箋皆未見及耳蓋烏者周家受命之祥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凡此皆古文泰誓之言周之臣

民所相傳以熟者至於幽王之時天變疊見譎言朋興大命將墜故詩人憂之曰昔我先王受命之赤烏我瞻四方不知將復止於誰之屋以著天心不饗周宗將滅也其意亦卽康成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之義而卽用本朝之事以明之爲詞尤迫天命不私一姓古之恆言豈若邪臣媚子面謾是工諱盜賊不言諱水旱不奏坐視其君之阽危而不顧者哉何後世王肅之紛紛也

淮有三洲攷

三洲箋疏皆無明文傳曰淮上地亦約略言之按三者數之成也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以三概詞也水中可

居曰洲淮上之洲不一曰三虛數也幽王流連淮水之上

自春徂秋既非一時

此義本集傳

則汭流上下亦必非一地殆

如煬帝錦帆隨所沿厯矣三洲今亦不能確指其地然厓

略尙粗具於爾雅及水經注有可考者爾雅釋邱淮南有

州黎邱注今在壽春縣其曰有州黎邱者

釋邱惟此句爲變文

明此

黎邱乃水中之洲與黎陽之黎邱不同

見呂氏春秋

邢曷以州

黎二字連文殊爲不辭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地也水經淮

水篇注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淮

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洲納斯稱焉又一條曰

淮水於淮浦枝分厯胸縣逕胸山西山側有胸縣故城東

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洲山在海中者也安風班志屬六安國故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胸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南郁州在州東北十九里一作鬱洲山南宋時青冀二州皆僑治於此據之則由淮西南而東北

淮由淮浦縣東北入海

三洲厓略亦具矣或者

以郁洲太遠爲疑按秦始皇三十五年於胸縣立石海上

以爲秦東門

班志作以爲秦東門闕其地在今海州南二里俗名馬耳峯

則其地亦縱

情游覽者所必至矣至或改序說幽王爲穆王以就善長周穆所會之文則信酈亭固不若尊西河也

淮水篇引蔣濟三州論一清按蔣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

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上帝甚蹈義荅趙伯厚

昨承過齋頭見蘭兒讀詩至苑柳篇下問曰上帝甚蹈荀子作甚神康成改蹈爲悼二者孰是倉猝未有以應也旣而思之甚神甚蹈蓋師傳異本其義則不甚相遠康成改蹈爲悼則殊覺未安且以上帝爲幽王與它詩之稱上帝者不一例尤未安也謹案毛公訓蹈爲動動猶神也蓋卽變動不居之義所謂天難諶斯者也首章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若曰王無以天爲可恃天固甚無常也而可恃其親暱謂天獨私於一姓乎次章上帝甚蹈無自察焉蓋怨王

之憚於悔過也又歆之曰王無謂天心難回天固甚無常也但能悔過自新則天心復饗王矣奈何甘自暴棄以取病乎忠臣善於牖進其君如此而康成訓療爲接是又欲改療爲際也大凡箋所改字反復尋繹皆毛義爲優此亦其一也詩無達詁不知亦可備一解否幸教之

翦商解

魯頌閟宮次章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往歸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正義翦齊釋言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義同也太王居岐之陽民咸

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案說文止部疐不行而進謂之疐從止在舟上刀部斨齊

句斷也從刀斨聲羽部翦羽生也一日矢羽從羽疐聲三

字截然不同自疐字不行隸變斨爲前以代疐復變翦爲

翦以代斨於是凡進導之訓皆歸之前齊斷之訓皆歸之

翦而翦之本訓不行凡經傳所有翦字皆假借用之

翦羽骨鏃不翦羽爾雅翦勤也乃進義之引申段氏曰翦之言盡也

謂盡力之勤也陳奐曰齊商勤商義本相通皆由不知翦勤之翦當作疐

是疐義也翦齊也斷也斬也滅也皆一義之引申是斨義也二義亦截然不同

而後人往往混合爲一經解因之岐出矣今案實始翦商

之翦當爲踐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

聲之誤也

案當云聲之轉

翦猶殺也書正義引鄭注成王政序遂

踐奄云踐讀曰翦滅也

說文戈部戡滅也引詩實維戡商戡翦聲通故皆有滅義鄭注周禮

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楊慎訓戡商爲福商惠氏九經古義已駁之

史記孝文紀自

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解引服虔云踐翦也謂無斬

衰也

漢書文帝紀注引伏儼同

皆謂借踐爲翦古字通用既可借踐爲

翦則亦可借翦爲踐如此經翦商之當爲踐商是也毛鄭

二君惟泥崩之本訓說之故曰齊曰斷然是以勢言之故

箋云於時而有王迹是始斷商疏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

之萌兆未卽以闔干天位歸獄陰謀也朱子乃踵成其義

曰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大季厯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以莽操之心上誣古聖朱子之過未始非毛鄭有以啓之夫太王方以避狄難率親屬而西室家艸荆規模粗具岐陽而外尺土皆非已有不可謂強大外寇未平遽鬻神器赤子在抱妄希符命此又莽操所知其不可者曾謂太王而有是乎後儒覺其不安因援剪勤之訓以解之曰至於太王實始勤商云爾是其用意優矣而不知勤乃埴義乃於太王之事亦不合何者繇詩詠太王居豳歷敘契龜作廟築門宜社之績史遷本詩意作周本紀不過曰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

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而已

索隱

此下注曰卽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案索隱引實始翦商句乃連而及之本紀初無此

義假使太王有翊戴王室之勲周公敢沒其祖功不錄哉

蓋周至王季始大至文王而其勤益著故皇矣美周斷自

王季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有季麻來朝王賜地三十玉

十穀馬八匹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有周公季麻伐

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無余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事

西羌傳注又引竹書有周人伐燕京之戎伐始呼之戎伐

駢徒之戎三事今本竹書皆分年繫之公季麻不敢據也

而汝墳四牡皆文王勤商之實迹也然則踐商何義曰踐

履也踐商者踐商之朝也義同踐阼之踐溯周自后稷封

蔡不啻失官竄居戎狄之間夏商之際屬籍之不通於天子也久公劉涉渭取材復脩后稷之業周道用興然居戎狄之間如故其後慶節居豳稍稍內徙而朝貢不達於天子也直至太王始脩職覲踐商之朝焉故魯頌述武王克商而推本言之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也

今本竹書武乙三年有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之文古書未見引用未敢據以爲朝商之證

下文

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則孔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書程典解所謂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中庸所謂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也致天之命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則大明之詩所

謂篤生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
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通釋古書更
無太王陰謀伐商之迹自故訓不明而古聖人之橫被誣
罔也又千餘年於此矣亂賊生心或至援斯以爲口實經
誼不明其禍烈哉

攷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棧注鄭司農云棧讀爲翦謂以
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伐淺之伐或者讀如羊豬彘之彘

入翦
商解

陳奐曰齊者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實始
正商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

訓案此三十三字草稿批於
書眉無可刪入今附於末

釋媒氏文爭義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汪氏中釋之曰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愚按詩標有梅首章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三章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未備相奔

不禁按此卽奔者不禁確詰毛鄭蓋皆據周禮以說詩然則此奔者皆有夫家之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有定議所謂當嫁之眾士是也按媒氏奔者不禁下文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此奔者爲有夫家之女其文甚顯特因嫁取過時不責備禮速成其夫婦之道故曰奔耳此奔字不惟與淫奔之奔別卽與奔則爲妾之奔亦不同范氏穀梁文十二年注引奔者不禁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曰請嫁則前此有言可知其爲非妾亦可知會謂禮會請期醮子親迎御輪諸禮是也媒氏以令會之有過時者禮皆從省促遽成昏

如相奔赴然卽追其謂之之義

漢書食貨志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亦謂促遽

之甚如避寇盜然非謂收穫之時必有寇盜也與奔者不禁皆古人形容之言

夫使奔爲注奔是

明明教民注矣亦旣教之乃曰取之曾謂周官有此令典哉汪氏於是乎失言

瓦屋攷

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杜注瓦屋周地疏瓦屋旣闕知是周地者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彙纂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江氏曰瓦屋里在洧川南其地在新鄭之東當爲鄭地非

周地也瀛按方輿紀要開州斂孟聚條下引志云州西南
又有地名瓦屋頭卽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同盟處
開州春秋時衛地也然觀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齊欲
攘平難之名斯盟必不獨在衛地嘗聞之徐松坪瀚年丈
曰陳留訓導學宮建於縣之瓦屋里疑卽春秋之瓦屋也
邑無志徐之先德曾官於此按陳留春秋時留邑也漢書地理志孟康
注曰留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其地居宋之西北鄭
之東北衛之東南意當時擇三國適中地定盟以明渝平
之意而鄭怨宋衛深卒不至也若洧川則迫近鄭都諸侯
麋至主人深匿不出宋衛其讎也獨不懼挑齊侯之怒乎

於情事爲不協矣

簪勤解

爾雅簪勤也郭注簪未詳邵氏正義云簪當作簪泰初六云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簪鄭注云勤也穆按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鄭注彗竹帚卹勿搔摩也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彗按彗乃象彗之形不從兩生簪或從竹簪古文彗從竹習然

則簪自有本義不當引假借之苒以證簪簪之初義爲埽竹引申之則爲舛馬之竹帚猶之策之初義爲馬箠假借之則爲箸書之方策爾得訓爲勤者簪灑埽之事弟子之職也御亦六藝之一策彗御者所執也古文從竹習習勤

也邵氏之說支矣

郝氏義疏無說然曰謂通作曹則亦用邵說矣


成卽古稱字說

戊說文在戊部解云就也從戊丁聲戊古文成從午穆案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旣不得其義戊承丁象人脅亦不得其形而成之何以從戊段桂諸君亦未有議及之者今

案王復齋款識書內摹宋孝宗賜洪邁父癸鼎

此器亦見宣和博古

圖及薛尚功法帖以摹之俱小失其形故不引

右側有文作釋云立戈形近

海鹽吳東發云此古文成字

案東發謂爲古文成字良是然云林準之象也一繩之象

也○所以權之也攷工記所謂可水可縣之象也則義有未安故不從

案成字是也嘗於收

弄家見古己卣上有文作

蓋與器其文一而方成

城一

朱仲子寶尊成作𠄎

尤其顯證此文即許君古實文從午所由譌

則即古之稱字當未制稱字之前稱止作成

其正名則蓋謂之衡

純乎象形之字一象衡之平左側之十權也右側之

繫物之繩及鉤也○衡端之兩毫也中央一一殆象所衡

之物

此作一亦或作十明其無定形也

左氏傳引書地平天成稱也稱衡

也

說文訓銓乃動字衡靜字也

引申之則訓爲服之不稱之稱莊子大

宗師篇成然寐陸氏釋文成如字引李云成然縣解之見

成然即稱然此古稱字之僅存者人之寐也無所係著如

稱然

釋文縣解下引向云無所係也

故曰稱然寐也然則謂成從戊者乃

許君望文之誤解曰就也亦成字引申之義而非本義本

義當如爾雅穀梁訓曰平也

毛公詩傳鄭君禮注同

平成同部相訓

於六書為轉注也古款識書中成或作𠂔作𠂔作𠂔

皆𠂔之省變小篆務取整齊竟合〇一為个許君既

个為丁故仍其外廓為戊而不思戊義之與成無關也由

此推之戊果從戈作戊

右側之一為何字更不可解

則必與人身之脅

形不肖然亦必不從古文成之𠂔蓋制字之本義其失

傳也久矣

案六甲五龍相拘絞必戊字之真形確詰惟其文失傳故人莫得其解耳

棧字說

公羊傳曰奄其上而棧其下周禮喪祝注引之棧其下謂

以竹木布於地也王莽傳曰四牆其社覆上棧下師古注

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高帝紀注曰棧
卽閣也今謂之閣道此棧道義也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
曰棧段氏曰謂以竹若木散木編之爲箱如柵然取其能
容物故役車謂之棧車以上段說而今人困積襍貨之所亦名
曰棧房也管子傳馬棧取襍叢艸木之義莊子編之阜棧
則仍取棚義今韻分棧道棧閣之棧上聲叢棧之棧去聲
已屬多事而注家又別白不清義愈晦矣

沾沁疑義

沾水出壺關而沾縣治乃在今樂平和順之間縣氏水名
不應治與水遠不相涉疑舊治本在今潞安府城左右後

移治於此也又攷清漳水淮南子云出楊戾山水經曰出

少山大要谷

說文清漳出沽山大要谷或疑脫少字非

沁水水經曰出謁戾山

而沁水亦名少水

戰國策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疑謁一日而斷太行少曲少水之曲也

謁本一字謁戾謁戾本一山卽漢志所云羊頭山也沁水

出焉羊頭山一名謁戾山一名少山故沁水得被少水之

稱耳疑後人旣移沽治並移謁戾少山之名於沽其實清

漳自出大要谷與謁戾少山皆無關也

陽冰說荅邢叔穎尙書

承詢海賦陽冰之義案李善注曰言其陽則有不冷之冰

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

說文曰冶銷也注語本極分明而或猶不達者由未省注
中二其字卽其其海也昔俞君理初嘗爲穆校文選批二
語於書眉曰水北曰陽南曰陰據之則陽冰陰火云云者
猶言北海有不冶之冰南海有潛然之火耳以南海北海
詁陰陽二字不惟實事實情并注二其字亦軒然呈露矣

晏子陰陽二字亦正作
南北解但不謂海耳

又李注所引晏子二語在內篇襍

上第五而陰冰凝乃作陰水厥其文曰陰水厥陽冰厚五

寸者寒溫節節則政刑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太平

御覽引之亦作陰水厥

厥當作瘕說文厥發石也從尸歛
聲引申爲語助詞瘕逆氣也從尸

從尸欠隸體厥瘕不分故世人多見厥少見瘕也高誘注
呂覽曰厥逆寒疾也陰水厥之義正如此蓋時已近寒水

流漸漬冰將成而然則今注本作陰冰凝者乃並素問未
不得卽名爲冰也

讀之人嫌厥字不詞奮筆妄改也而顧千里諸人亦未經

校出

唐李陽冰字少溫
其義卽取諸晏子

壬寅十一月尙書以擬唐林滋陽冰賦課庶吉士多不
得解實則林滋先未省陽冰之義也

月齋文集卷一

壽陽祁世長校字